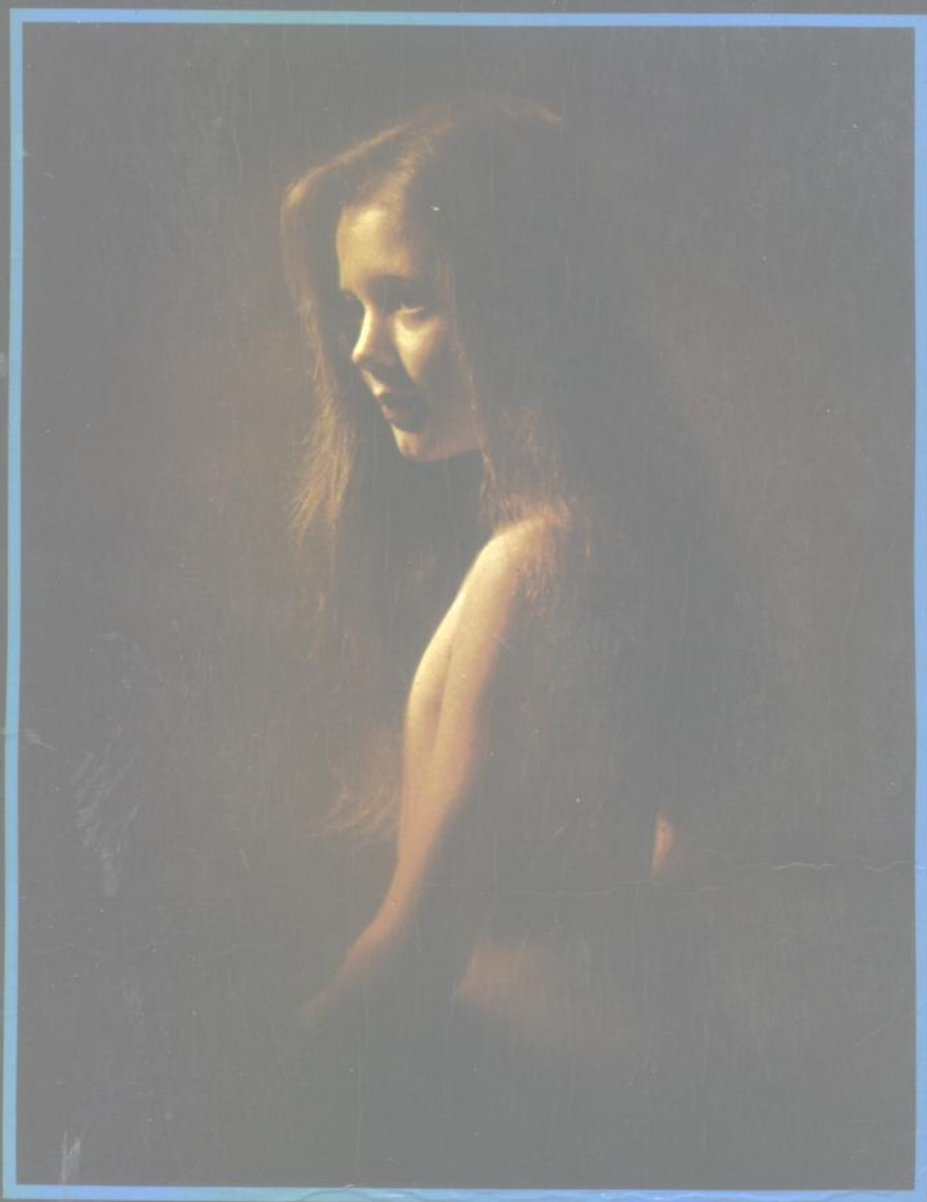


怎樣欣賞藝術攝影

陳紹文著



攝影藝術叢書 ● 攝影畫報出版

怎樣欣賞藝術攝影

封面作品（評介詳見 112 頁）：

淺 笑（封面）

Hugh Perry（新西蘭）

ISBN 962-7006-25-4

攝影藝術叢刊

作 者：陳紹文

編 輯：麥 烽、邢依堅

出版發行：攝影畫報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5-11 號

信邦商業大廈 18 樓 A 座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8113 號

電話：5-201260

總代理：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紅磡民裕街 41 號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

電話：3-645529, 3-647565

承 印：天藝印刷廠

香港九龍福榮街 348 號

一九八四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定價 HK\$ 28.00

1/2 1800
H21.17

一、燭光

——連續性的表現

在單獨的一幅畫面上，要表現有動感的、連續性的故事，是頗困難的。藝術照片大多數只憑單一的畫面去紀錄、描寫或報道事件的發生，卻不像電影和電視那樣，可以通過連續不斷的畫面報道事情的始末。

藝術攝影作為是藝術的傳遞媒介之一，除了某些拍攝內容、景物較為固定，例如風景、靜物、甚至燈光人像等，可以有充裕的時間構思之外，有較多的題材是要通過人物與人物之遇合、動作、行為等去表現的。攝影家只能冷靜地、或者機緣湊巧地進行拍攝，從照片的畫面中去描寫及報道事件的內容、性質和演變，所能憑藉的亦只是單一的畫面而已。

為了表現得更集中和更概括，所以攝影術中常常強調有所謂拍攝時的「決定性時機」，把握到最有代表性、最具形象性和最重點的時刻，從單一的畫面中表現得更好。

對於表現動態、動感的場面，可以採用「追隨攝影法」（又稱「撇鏡」「搖鏡」），從移動與不移動之對比中表現具有連續性的動態。

也可以利用非林與鏡頭的特點，通過長時間的曝光和控制快門的方法，把連續性的動作拍攝下來。

例如這張《燭光》，就是利用非林、鏡頭和曝光的特點在單一的畫面上表現連續性動作的例子。

此作拍的是一女郎把本來放在桌面上的燭台，拿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情景。在畫面上留下了三道明顯的、連續不斷的光的痕迹，表現女郎由桌面上拿走燭台到達門口的這一段過程，說明在這一段時間內曾經有過這樣的變動，表現出另一種動態連續的場面。已經不再受單一畫面、在極短時間內便要「捕捉」影像的限制了。

由於有了連續不斷的燈光痕迹，我們便可以知道蠟燭曾經有過移動，由桌面把蠟燭移到遠處的門口，起碼需要有五至十秒的時間。照片所紀錄的就是這一段時間內這裏曾經出現過人物搬離燭台的過程。這在電影上則需要過百的畫面才能紀錄這一情景，但現在作者只需一張非林，就已經把這個情景表現出來了。我們從這張作品中，多少可以比較出藝術照片與電影、電視之不同表現方法。

由於室內本來十分黑沉，只有三枝蠟燭的照明，在蠟燭停留較長時間之處，微弱的燭光可以照明附近的環境，顯出一定的層次，燭光停留較久的地方有二：一是桌面上；另一是人物持燭台走到達門口的地方，用自己的身體遮擋了燭光，但燭光却有較長的時間可以照明門口周圍的環境。在移走燭台的過程中，由於速度較高，所以不可能拍攝到人物的輪廓，只能留下燭光的痕迹，利用這些痕迹，可以表示出移動的過程了。



二、飛呀、飛！

——抽象思維的具像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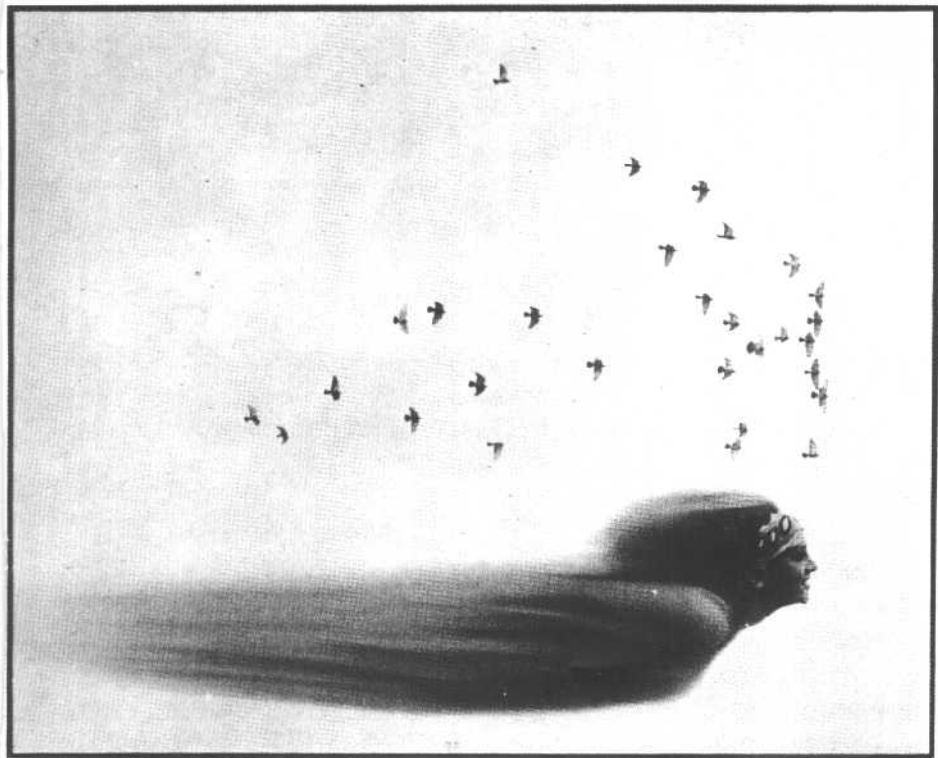
藝術攝影的創作，大概可分為兩種途徑：一是實有其物、確有其景，攝影家面對真實存在的東西，結合自己的美學觀點，以及對這一景物內容的理解，通過一定的主觀選擇和意念進行拍攝。另一方面，可以憑着個人的想像，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意念，利用一定的實體，作抽象的表現。

這兩種途徑之中，前者比較着重於現實的存在，後者則致力於主觀的思維。至於那一種途徑和方式更適合自己，這要看每個人對攝影的態度和見解如何、喜愛如何而定。如果對攝影藝術不求甚解，總之見到就拍的，則無論如何也拍不出好作品來，就算碰巧獲得一些佳景，也只能說「碰巧」而已，人們是不會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他的風格和見解的。所以藝術攝影重要的不在於相機設備如何齊備，如何優良，重要的是攝影家本人的修養功夫，以及他本人的見解和表現能力。有主見，有思想，加上有純熟的影技（包括黑房技術），大膽的創新。具備了這些，其作品終必受人注重——因為能夠這樣去要求自己的，已經不再是人云亦云，而是走上了攝影創造的途徑了。

當然，攝影作品的畫面中，不容易表現出既無實物，又無具體形象的主觀思維或抽象性的東西，這與繪畫、文學、詩歌、音樂等有很大的區別。作者就算怎樣去發揮想像，如無一定的實體形象作為表現的媒介，一樣無法獲得「成像」。所以就算採用第二種途徑，也非借助實體不可。

《飛呀、飛！》這張作品，無疑是手法新穎，設計大膽的佳作。作者的構思、想像、主觀意念以及人生觀等，都很直接地透過畫面表露出來。高超的想像、高度的技巧，一爐共治，使這張作品，在國際沙龍中光芒萬丈，確是精品。

從畫面所見，一位少女橫過下方，長長的身形，移動的影像、微抬起的頭部，給人以飛越而過的感覺。為了更好地加強「飛」的效果，作者在畫面上半部加放上一羣飛翔的鴿子。好像這位少女也與鴿子一樣，自由自在地在廣闊的天空飛翔。作者的意念就集中表現了自由、奔放、無拘無束。我們更應注意的，作者為了說明主題，特地選擇了這樣一羣飛翔中的鴿子。而鴿子却是象徵着和平的，表示作者熱愛自由、和平的思想。這思想是那麼熱烈，那樣毫無保留地通過畫面表現出來。



飛呀，飛

Juan Carlos Villarreal (阿根廷)

主觀的思維，無論怎樣美好，却必須憑藉一定的實體形象（人與鴿）才能表現出來。作者恰當地選擇了鴿子、少女，這兩種可以互相呼應的實體形象，用抽象的、誇張的手法去表現，再配合了純熟的技巧（包括構圖、分放、移位等處理），使主觀的意念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們何曾見過在現實生活中有這種羽化登仙般的飛行情景？即使有着這種奔放、凌空、自由、和平的思想，但都是抽象的東西，如何將抽象的東西用一定的形象表現出來，這却是藝術攝影工作者時刻所不能忘懷的事。我想，通過欣賞這張作品，能夠給我們一定的啟發作用。

三、倒 霉

——生活真實性的安排

攝影作品從生活中取材，通過作者的藝術處理和高度集中，即使拍的只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能引起觀者的共鳴，覺得深有意思，或者引起一些感觸，或者發出會心的微笑，從而提起了注意。

這張以《倒霉！》為題名的照片，拍的是身穿新娘禮服的少女坐在沙發上，正專心致志地縫補勾破了的襪子。這樣簡單的生活片斷，為什麼會引起作者拍攝的興趣呢？有什麼值得拍攝的呢？

在普通家庭的客廳內，有一位穿上了新娘禮服的女子，這當是人喜的日子，可能正準備前往教堂，或者等候婚禮的來臨。却於此時發覺襪子不知什麼時候勾破了，怎能夠穿着勾破的襪子去進行婚禮呢？情急之下，只有馬上動手自己縫補。正合了俗語所謂「臨急開坑」，其狼狽之狀，真是令人可感可笑。作者認識到如果把這種情景拍攝下來，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所以便拍出了。此作在近期的許多國際沙龍中獲得好評，證明即使是一件小事，只要能夠引起觀者的興趣，觸動觀者的共鳴情緒，就不失為饒有趣味的作品。

問題在於，像這樣的小事，當你發覺之時，能不能馬上就感覺得到這是好題材。如果你覺得這不過是鷄毛蒜皮般的小事，根本不值得浪費非林，那即使題材再好，也拍不成作品來。如果生活上真的發生這種令人有會心微笑的情景，而作者又適逢其會，拍成了作品，則作者的觀察力和敏銳觸覺，都是十分需要的。當然，純熟的和一定高的技巧，也是作品拍攝成功的有力保證。

不過，以筆者淺見，覺得這張作品雖然有拍自現場的「抓拍」的味道。但像這樣的情景，完全可以通過安排的方法佈置而成的，問題只在於作者構思和佈局的功夫深淺如何而已。為什麼說這張作品看似搶拍得來而其實是佈置的呢！這要從實際的生活中去聯繫了。像這位姑娘的家庭環境，並非家徒四壁，貧窮破落可比，我們只要看看客廳或房間中的傢俬佈置格局，就可得到證明，起碼也是中等人家的境況吧。在結婚大日子裏，假如發覺襪子破損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馬上更換新的，總比動手縫補快捷妥當得多。新襪子價值幾何，料環境如這位姑娘，一定不會基於節儉的原則而斤斤計較，因為這是人生最大的日子。又何必趕工縫補呢？此作確有「倒霉」的味道，確能引起會心的微笑，但却是出於臆造的情況下拍成的。可見對生活的熟悉是一回事，是否具有真實性又是另一回事了。



四、少女情懷

——新穎的畫意攝影

《少女情懷》是頗有特點的黑白作品，曾在香港沙龍中獲得較高的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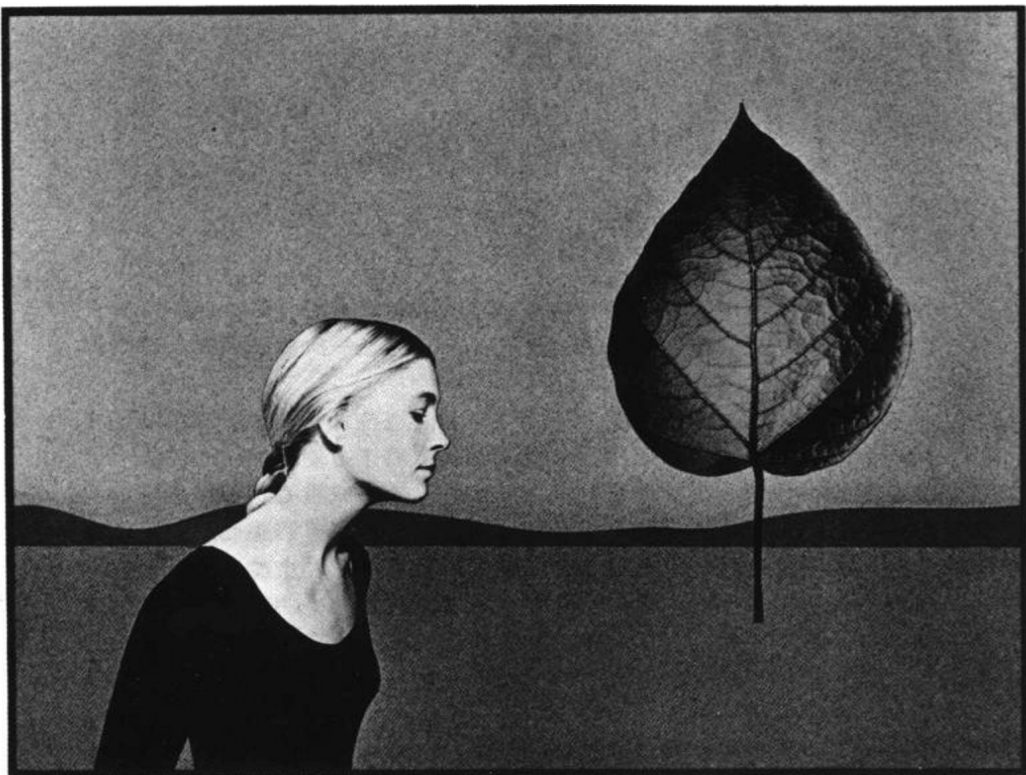
畫面表現一位少女的側面影像，低垂眉眼，似乎正在原野上躑躅，在遠山之前、平野之上，突然有一片巨大的葉子，沒有枝幹，也沒有其他的樹葉相伴，顯得那麼孤零、而又那樣突如其來。除了少女、遠山、巨葉之外，畫面上什麼都沒有。最令人覺得意外的是，作者不單在人物前方比較重要的位置上安置了一片大葉，而且還使用了局部調色的方法，把樹葉調成了棕色。於是，在欣賞照片時，視線很自然地馬上被棕色的樹葉所吸引。因為黑白照片通常很少採用局部調色的方法製作，即使要調色，大都是整張照片都調成一種色澤，局部調色的處理即使不是絕無，也是十分少見的。

從作者的命題去看，《少女情懷》當然是表現少女的內心活動，所表現的是抽象的、感情上的內容。「愛」的內容和性質是多方面的，既然作者沒有點明少女愛的是什麼，那就只能憑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想像去揣測。不過雖然作者沒有表明少女愛的是什麼，但因為畫面的右上方出現了一片巨大的棕色樹葉，很自然會聯想到少女的感情，當與樹葉有關。通常秋天的樹葉會變成黃棕色或紅色，現在作者刻意把葉子調成棕色，顯然是與秋葉有關。在詩人墨客筆底下，歷來有不少少女與秋天的描寫，或是悲秋，或是傷懷。攝影家在其作品中將秋葉與女性聯繫起來有所發揮，亦是常事。不過那麼直接、那麼突然，用一片其大無比的樹葉與少女互相呼應，在攝影作品中倒不是常見的手法。

顯然，作者是有意創新，而創新，却是藝術攝影致力以求的。不單用樹葉巨大的形象創造新意，還通過了特技的製作，將真實的景色加以概括、簡化，或稱為抽象化、以近乎剪貼形式，將畫面加以改造，存其意而不露其形。這種將景物細微隱藏，用概念化的影像表現景物的性質和造型，其實在一般的藝術照片中也經常運用的，不過採用特技方法，會容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此作的畫面結構，頗為新穎，算得是畫意攝影中的新派作風。為什麼我們不稱之為「新派」而冠以畫意之名呢；因為作者所採用的新穎結構，只是形式上的新，基本上仍屬於畫意的範疇。所謂舊瓶新酒是也。從人物與樹葉的位置經營、再結合橫過畫面左右兩方的山巒線的安排，這是傳統畫面的經營方法。新意表現在於樹葉的安排和抽象性的處理，與別不同而已。

此作製作技巧圓熟，亦頗為細緻，在技術上是成功的。這是「集錦」式拼貼畫面，關鍵問題是人物與背景的接合，要做到天衣無縫。首先是有了各種



少女情懷

Juan Carlos Villarreal (阿根廷)

景物的素材，然後採用翻印的方法，把各樣景物（人物、樹葉和背景）集中在同一畫面之內。此作在處理灰色的天空和地面時，曾使用了粗粒效果。至於人物部份，則用強反差去表現。局部調色是很普通的技術，要注意的是將調色液塗上照片時，不能讓藥液溢出所塗景物的邊界，用毛筆蘸上調色液，小心處理就是。製作完成的畫面，現在只有黑、白、灰、棕等色澤，用特技方法把原本色層豐富的影像壓縮成只有幾個色階，本身也是一種概括。把人物的面孔做成白色，配上黑色的勁裝，使人物突現於灰色背景之前，收到良好的突出效果，緊身的衣服，可以表現少女的身材。深黑色服裝，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對於題意的表現當然幫助不少。

雖然作者沒有點明少女何所愛，但從秋葉和人物的情緒中，觀者可以聯繫起來，不直接點明，自有其含蓄性。

此作在其他國際沙龍中成績不弱，是近一兩年來受歡迎的作品之一。

五、角 逐

——出色的畫意技巧

題名為《角逐》的黑白照片，獲得香港一國際沙龍的 PSA 金牌獎。

作者將這張作品的題名定為《角逐》，推測這是一次舞蹈競賽，四對舞者翩然起舞，以定優劣。

拍攝羣體性人物，是較難處理的題材。假若這些人物正處於活動狀態，則安排方面又添不少困難。因為通常表現羣體，為了方便說明中心內容，往往需要在羣體中找尋、或者着意刻劃某一個體，使形成重心，然後通過這重心去說明中心內容，這樣就集中得多，效果也好得多了。將重心集中於某一個體之後，其他的羣體，退居為賓體或陪襯的地位，協助主體人物，以加強表現力。《角逐》的作者掌握了這點，所以順理成章地把四對舞者起舞的情景，集中於中央的一對舞者，另外三對則作為點綴及陪襯，有從繁複中求得簡潔的作用。至於其他三對，無論影像及形象如何，都不在作者刻意經營之內。當然，作為賓體的三對，其位置、動作、色調、或者是否清晰，對主體的一對也有一定的影響。最好能互相配合，否則一樣會產生破壞作用的。這裏所說的無須刻意經營，為的是在拍攝時作者的注意力會更多地集中在主體身上，如果主體的形象已很理想，即使賓體稍為弱些，也不致有太大的影響。如果在賓體的處理上能夠做到互相協調，起到良好的作用，那真是難能可貴了。此作將其餘三對舞者安排於主體一對的周圍，呈三角之勢，疏密有緻、填補可能出現的空位，而又不覺其擠逼。同時作為賓體的三對，彼此的舞姿都不同，避免了單調的缺點。作者掌握拍攝時機，實在恰到好處。

把焦點集中於中央的一對舞者，並盡量使影像清晰，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主體也鬆散起來，照片就會失去重心。這只能於把握主體和控制拍攝時機上做工夫。作者採用了變焦鏡頭，在按下快門時輕輕而快速地改變鏡頭焦距，使除了中央部份之外，四角的景物變得鬆散，同時有向四方八面放射的特點（港人稱為爆炸鏡）。這是變焦鏡的功能，作者不過善於運用而已。「爆炸」處理，必然是將主體景物（照片中需要有清晰影像的部份，通常都是主體）安排在畫面的正中，因為變焦拍攝的結果，中央部份景物的移動最小，只有該部份才能獲得較清晰的影像。此作向四方八面放射的線條，處理得甚好，不像其他爆炸性畫面一樣，用長線發展去處理，却巧妙地採用了短線，但却是連續放射的性質，使畫面有嶄新的面貌。此點則是變焦速度與快門速度配合得宜所致。可能作者兼而採用了塗紅（繪底）技術，把一些較短的線條描繪在最適當的位置上，使放射線分佈得更完美。這種技術在黑白照片來說，是可以解決的。



角逐

Ryurick Penov (蘇聯)

利用動與靜作對比，配合放射性結構，使這張作品產生了優美的畫面。同時，又採用了粗粒製作法，使畫面出現美術性的網紋，也是美化畫面的重要安排。這種粗粒網狀紋理，有可能是在翻印另一張底片在顯影過程中利用大冷大熱的方法逼出的效果。

這是一張出色的黑白照片，畫意效果表現得很好，獲 PSA 金牌是意料中事了。

六、北方的小孩

——談特技利用的局限性

這是一張特技製作的黑白照片，曾獲香港某國際沙龍之銀牌獎。

這張作品拍的是一小孩，身穿重裘，在雪地中出現。背景則是鹿車，包括三隻拉車的鹿和鹿車上的貨物之類。小孩子臉露笑容，注視鏡頭，雖處身於北國嚴寒之地，仍笑容可掬。

從畫面的佈局和作品的表現力來看，算不得是十分完美的照片。主要是內容方面，缺少鮮明的主題。如果單純地以北國孩子為表現重心，如此讓小孩注視鏡頭，臉露笑容，表現力有限。雖然作者的意圖可能是通過歡欣的表情，表現出寒冷地方孩子們的心境，仍有歡樂的一面。但這樣的處理，總覺力量不足。其次是背景出現的景物，以及作為賓體的三隻小鹿，安排也不算恰當。首先是三隻小鹿的形體互相重疊，如非細心去看，實不能分別每隻小鹿的形狀。拍攝任何動物，如果不能明確顯示動物的種類，無疑是缺點。鹿子有角，與其他動物（例如狗、狼等）不同，作者選擇的角度未能充份表現這種動物的形態，讓鹿角與其他景物重疊，是美中不足。左下角雪地上出現的一條繩索，人物右上角的鹿車小柱，可說是多餘的雜景。有此種種缺點，如果單純地以原貌放大，實不能吸引欣賞興趣的。作者已有自知之明，希望通過特技處理，將這些缺點加以隱藏，同時憑藉特技效果，可以產生非凡的作用。

作者利用強反差處理和套色技術，將人物之外的所有位置，都蒙上中灰色，只留下人物仍保留正常色調。尤其突出了小孩身上穿着的白色皮裘。收到集中注意力於主體身上的效果。

這是反常處理法。所謂「反常」，就是將本來是白色的雪地改變成灰色，而且是毫無層次的單純灰色，將平常對於雪地的印象完全改變。同時利用強反差處理壓縮了原本的豐富色階，有效地突出了皮裘的白色。藝術攝影常常利用這種反常處理法，雖然明知斷無此理，或非常罕見，於反常中創造新的境界，提昇作品的藝術效果。例如常見的天空是藍色的，但我們將藍色的天空改變成紫色、黑色、黃色、紅色等，使欣賞者有不同的感受，作品的感染力也會相應提高了。若說作者的目的旨在突出小孩的形象，則採用套灰色方法，是十分適宜的。

這是在放大了原有影像之後，再將人物以外的地方感受一次白光（爲了要使白光不影響人物部份，所以背景曝白光時要用套底將人物位置遮擋。同時注意前後兩次曝光，影像位置絕不能有小許偏移，否則會露出虛位了）。經過兩次感光後的像紙才能進行顯影。另一個使背景蒙上灰色的辦法是在顯



北方的小孩

Viktor Koretski (蘇聯)

影過程中進行感光，性質上已屬於黑白像紙中途曝光了。在曝光過程中用黑色的物體將人物遮蓋，為此必須先在黑紙上繪出人物的輪廓，剪下人物的黑像，到了顯影時感光之前，將黑色的人物剪影覆蓋在人物的位置上（當然要非常吻合）。要做到滿意的灰色，是要經過試驗的。不過，採用顯影中途曝光的方法使部份景物蒙上灰色，背景上的景物輪廓周圍，會產生一道淺色的外圍線條。肯定此作並非採用第二個方法。

特技製作常被誤認為一些未臻完善的底片的救命良方，其實是十分片面的。雖然它可以補救一些未盡善的照片，但這只不過是無可奈何中的善後方法而已。畢竟藝術攝影的重心不在於特技，其可貴者乃是影技與構思，在按下快門前已經構思好有關的一切，往往作者的功力就表現在底片沖洗之前而非沖洗之後。此作其實未達水準，寄望於特技去挽救，效果亦只平平而已。

七、五朔節之夜

——黑白攝影新潮流？

《五朔節之夜》是一張風格新穎、構思大膽的作品，曾在香港某國際沙龍中獲得 PSA 金牌獎。

畫面所見，是黃昏之後，仍可見滿天彩雲的時候，山坡上有一小屋，窗戶已透出燈光。在夜幕初降之時，正是人們一天工作之後，正宜載歌載舞、甚至歡欣作樂。看山坡之上，小屋之旁四人的舞姿，表現出歡樂之態。在彩雲飛渡的夜空，剪影效果把四人的身形表現得十分突出，而這熱舞中的四人，即使形象突出，在整個畫面中，亦只作為賓體而已。

山坡下，在深沉的背景中，有三人也在翩翩起舞。可能附近正有較強的燈光照明，所以即使在深沉的山坡下，仍可見三人的面貌和服裝的形狀。穿着長裙的少女，也和山坡上的人一樣，歡樂地起舞。作者把快門速度撥至較慢的一檔，當然是由於燈光下動作快速之故，才使得三人的長裙有移動之勢。從模糊的、移動的形象中，表現舞姿的動態。難得的是右邊作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少女，面孔仍朝向鏡頭，更有歡欣表情，而且影像相當清晰，正宜作為舞蹈中人的代表，成為整張照片重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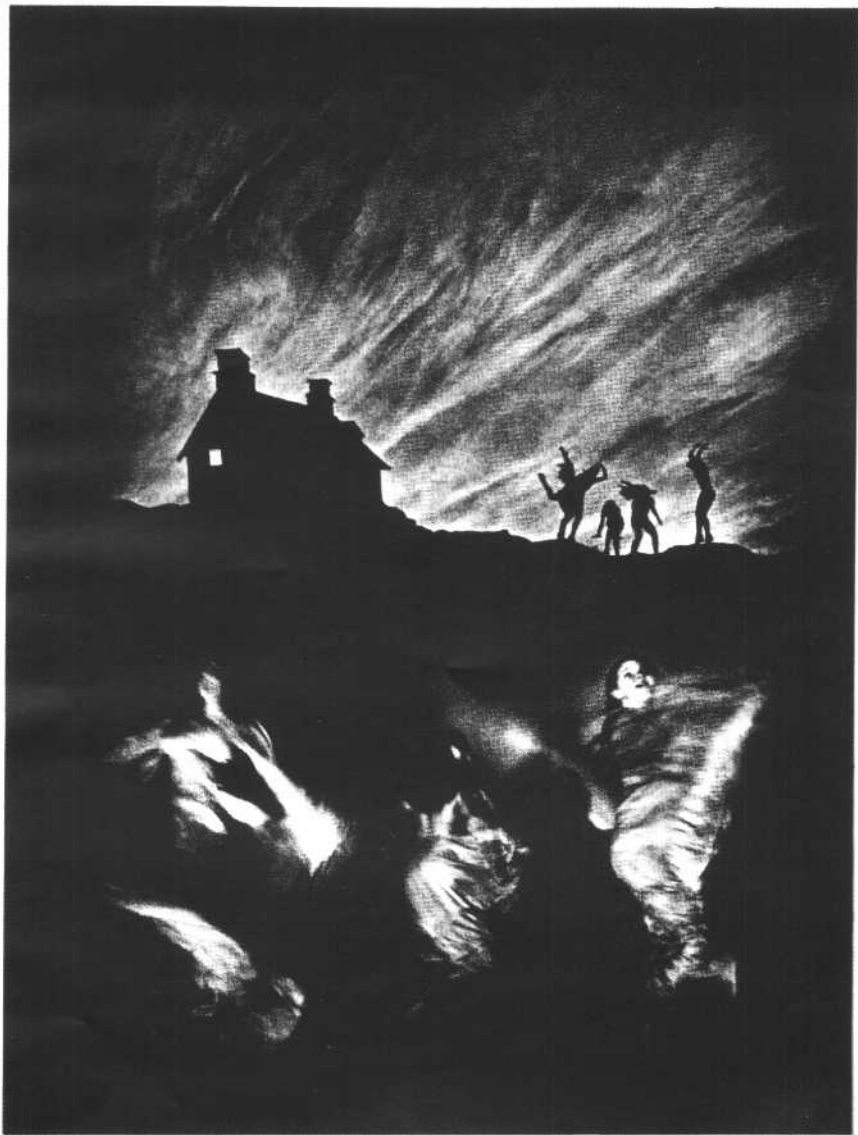
要在深沉的背景中表現人物，而且是動態的人物，這在技巧上是個難題。不單黑色的頭髮很容易與背景相混，而且光線較弱的其他部份，也很容易與背景混淆，但由於這是動態性的、而且作者靠了燈光的照明，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前面三位女郎的舞姿，即使不十分完整，但已能領會到各人的姿勢。互不相混，姿勢不同，難能可貴。

對於處理羣體人物，一是希望做到互不相混，二是希望各有不同的形象。作者在這一點上已做得很好了。我們看七位舞者，各有不同的造型，都是舞蹈的姿態，有多種不同的變化而又不會混淆在一起。可見作者確有相當高的造詣。

在佈局上，有黑有白，有動有靜，用白色襯出黑色的影像，又用黑底襯出白色的影像，深得黑白攝影神髓。而整個畫面的安排，也輕重得宜，由小屋向上飄揚的雲彩，更增添不少活力。

論攝影技巧，處此情景，即使確有其景、真有其事，也不易處理得好。首先是前後景物焦點的控制，已非易事（弱光之際要用大光圈，大光圈則無法做到前後景都清晰），此作實際上是黑房特技製作，用「集錦」放大法，把適合的景物集中放大，這在黑房特技製作中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有人以為黑白攝影發展到了今天，似乎已是山窮水盡、難有作為，因而把黑白置諸腦後，轉而向彩色謀出路了。其實黑白與彩色、各擅勝場，永無盡頭處。問題是怎樣經營，藝術無涯，每個時期都有新的局面。我們單從這張作品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一點端倪來呢？從這張構思新穎，別具風格的作品中，是否可以看出藝術攝影的新面貌、新潮流呢？



五朔節之夜

Varigin Yuri (蘇聯)

八、星空逃亡

——不合基本科學常識

這是曾在香港某國際沙龍獲得金像獎的作品，原作為彩色幻燈片。

這是採用特殊方法攝製的幻燈片。畫面中所見，在深藍色的星空中，有六架紅色而鑲了白邊的飛機正向右方的紅行星飛去，左下角出現一彩色降落傘，跳傘者腳下噴出黃色的彩煙，有逸離畫面之勢。按照作者命題的意思是：紅色的行星正面臨入侵者的侵襲，跳傘者正在逃離行星。這當然是富於想像力的構思，因為實際上不可能在外太空中拍得如此情景，外太空不會有深藍色的天空和雲彩。這實在是地球上拍攝的，只不過運用了想像力（其實是幻想，屬於科學幻想之類），模擬出逃脫星體的情景而已。

假若作者的原意並非逃亡，說的只是跳傘表演，却相當切題。因為從原題意去理解，六架飛機正朝向行星飛去，跳傘者却以相反的方向出現，當不是由六架飛機中跳下，正如作者所說，應該是由行星中逃脫。我不知跳傘者乘坐什麼交通工具飛離行星，更不知道「星心」吸力如何？何以一個人竟然能夠用降落傘離開行星。更不明何以在逃亡之際，還啓用了附於腳下的噴霧器噴出彩煙。是否在大逃亡之際，尚有心情表演一番，則不得而知了。

近年來，在電影、電視上關於星際、外太空的科學幻想片很能吸引人們的興趣。正因為人類對外太空的一切所知極為有限，因此任由怎樣的幻想，也只是幻想而已。如果去懷疑它，駁斥它，也只是憑着我們在地球上生活的一般認識和現象作為根據而已。外星體真實情形如何，實不能與地球相提並論的。因此，這張幻燈片所表現的逃亡情景是如此，實際情形怎樣，也不易求得證實。不過，人類對外太空的研究，進展一日千里，一般常識總應該具備的。無論作者如何去想像，仍應有基本概念。例如外太空不可能是藍色的天空，星體本身也有吸力等，都是很普通的常識，作者在幻想時，斷不能過於脫離科學。行星本身不是燃燒體，當不會發光，現在這顆行星是紅色的，它能夠成為紅色，是反射了紅光，反射出來的紅光為什麼能夠照明飛機，使飛機產生白色的邊光（應出現紅色的邊光）？為什麼在紅光反射下，降落傘和人物仍能顯現各種顏色？為什麼有翼的飛機能夠在外太空飛行，而且只不過是螺旋槳的飛機而已？所有這些這些，都是與外太空拉不上關係的。因為畫面上所出現的「奇景」，實實在在是在地球、在地球的上空上出現的，跟外太空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對外太空知識如此貧乏，而以外太空為幻想對象，將命題題為「Escape From The Red Planet」豈不甚為滑稽？何不以《跳傘表演》之類作題名？倒也不會自暴其短了。